

清·李瀚章 编纂
清·李鸿章 校勘

第十四卷

曾国藩全集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曾国藩全集

(书 札)

清·李瀚章 编纂

清·李鸿章 校勘

(第十四卷)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复胡宫保

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午刻

润之宫保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侍于二十日自老洲头起行，夜宿华阳镇。二十一日至东流县，与陆军料理一切，再以轻舟访杨彭也。接三次手教，梅村境遇可悯！侠烈可敬！学问可畏！其二女事，侍当设法表章。梅兄前一信欲待出一恻怛告示，兹将示稿钞呈。其第一条即旌表忠义，盖仿公初克武昌时立局办法也。

复胡宫保

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二日酉刻

润之宫保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连接两次惠缄，左季公事若待渠信来再定，则复奏太迟。若逕行先奏，则当请其入蜀。盖以事势言之，则入蜀大有益于鄂，鄂好即可波及于吴，吴好不能分润于蜀。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，始展垂天之翼，以奏对言之，谕旨所询独当一面者，断无对曰否之理。既对曰可矣，则当令其速了蜀之小事，而后再谋吴之长局，是忠于为国谋，忠于为鄂谋，忠于为季谋，三者皆宜入蜀，但不忠于谋鄙人耳！浅见如此，不知与尊意相合否？此折本应由侍主稿，但目下侍距揆帅太远，距季公太远，实难会商。敬求阁下主稿，送敝处拜发！仍列揆帅首衔，来吴则自谋私忠，入蜀则三谋公忠。二者俱可，侍无意必也。

复胡宫保

咸丰十年六月一日申刻

润之宫保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手教敬悉！季公若来敝处，留驻皖南，而以少荃驻淮扬。则侍

仍可以水师为老营，而以徽淮为南飘北泊之所。于私计诚便，特蜀事恐非东公所能了，季公不入蜀，或于两楚均不便，故仍清季公自谋自断。而公为草奏，侍缮上之，此间节次庶为不紊，望公无过让也。

复张筱浦中丞

咸丰十年六月初一日酉刻

筱翁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侍至黄石矶，与杨彭两君鬯叙，南风大发，由陆路转回东流建德。而所调鲍镇之霆字营自湖口南渡者一半，余二千人竟阻风不能渡江。鲍镇亦无回鄂消息。侍前本飭霆军先赴祁门，今既不尽南渡，则侍当先行。而安庆调来之朱镇品隆，又因病不克随从，仅挈诸偏裨以行，殊深焦灼！幸徽境现尚静谧，雄麾足资堵剿，不至遽须重兵，兹足慰耳！祁门难扎多营，此间亦当筹及。第山谷用兵，较之水滨行师，其难数倍。侍欲率诸将经历山险之中，以重中路之势，且讲求转运事宜，使楚人谙，悉途径，庶此后调遣较易，尊意以谓然否？肃复。

复左季高

咸丰十年六月初三日

季高仁兄大人阁下：

连接赐书，至忻！至慰！此间办理规模具详两次奏报中。各折片皆已咨达冰案，亮蒙荃鉴！将来各军到齐时，拟以鲍春霆趋北路，沿江滨而下，攻池州，次青由衢严而趋广德州。俊臣若来，亦由此路，所谓南路者也。凯章枚村，及敝处之现兵，阁下之新军，皆萃于中路徽州一带。弟与阁下会晤后，各军或分或合，或南或北，临

时再行商拨。目下所深疑不决者，谕旨有飭阁下督办四川军务之意，恐须旌从一行！或吴或蜀，敬请阁下自定至计。润公主稿，而敝处缮发。江西兵事、饷事，当遵照来示，一一整饬。吾乡尚有综核之才，深稳之度，可任烦剧者几人？得一焉，与筱泉共治江西牙厘，庶事易集而民不害。求物色见告！

复胡宫保

咸丰十年六月初六日巳初

润之宫保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得手教，知季公愿共事皖南，不愿独入蜀中，至慰！至幸：季公来皖，则湖南各新军，及次青，春霆，凯章等，皆精神百倍，几可与公之皖北比盛。侍在皖南则高卧，离皖南则放心，何幸如之？即日一面具折，一面缄告揆帅，到祁门即行拜发。三河尖侍未深知不知，陆兵若干，即可保守。若在三千人以内，似属可行。侍办淮扬水师，公办三河尖盐务防务。系首尾相应一气贯注之事。若由蕲水抬炮入淮，亦必在三河尖下水。特须一枝好陆兵，乃能成此异举耳。

复胡宫保

咸丰十年六月十二日辰刻

润之宫保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湘勇加夫之例，敝处毅然酌减，尊处若肯通行，希庵必不阻格。以前者不改，以后者酌改，于营中亦无窒碍。此事迪庵所定，侍本不忍改之。惟目下文书太烦，将来加银太多，若不趁早稍变，则积重难返矣。以质高明，行即缄商希庵也。作梅萧然物外，而有济世之心，有牧民之才。鄙意欲其迎养湖南，而作州县于皖南，江西，以

其卓识苦行，为群吏之表式。俟其到，当面恳之，求公为我先劝之。

复郭意城

咸丰十年六月十二日

意城仁弟亲家大人阁下：

国藩于十一日到祁门县，适值宁国被围，吁救甚迫。国藩以霆营未到，鲍镇尚未抵鄂，朱镇亦新病未痊，未允拨兵往救。且新奉寄谕有不可轻率前进，宜加持重为要之命。而季公与阁下俱以遽进为戒！不得不坚坐持重，然各路之望极而怨，怨极而詈，不久当为谤丛矣！惟望季公早来一日，则皖南早纾一日。望于七月中旬成行，不可再迟！届时出伏，亦不甚热也。

致刘霞仙

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

霞仙仁弟亲家大人阁下：

国藩于四月杪，奉承乏两江之命，精力极疲，翻膺艰巨！前乎此者，骏马轻车，覆辙相寻；况以弩骀而历峻坂，又值泥潦纵横，大惧颠蹶，诒知好羞！先是未闻新命之日，因苏常沦陷，曾咨明江西两湖为三省合防之议。厥后简书继至，亦遂守此议而不改。请湖南募新军二万，齐集广饶等处，以是为助防江右，东北之师，即以是为进剿皖南宁池之师。其时左季翁适奉襄办军务之命，因咨请募勇五千，而商及阁下，共图斯举。盖知阁下有意，则当翻然自任；无意则且逾垣相避，故未敢数数也。闻阁下深闭固拒，果无意于横目之民。国藩以五月望日，自宿松启行，六月十一日抵祁门县。俟诸军到齐，再行分路进剿。筠仙计已抵里，其赴山东查办事件，毅然自任，难免鲁莽减裂者，与鄙人昔年气概相同。其遭群疑众谤，是

非难剖，心迹难白者，亦略同。其为圣主所眷待而去就自涉草草者，又复略同？将来还家后，必有郁郁不自得之隐，似宜邀至尊府，慰劳而疏豁之。国藩昨复渠一书，颇以一二事相诘责。望溪所谓子云之反骚责屈，爱屈之至也。秋冬间，请阁下携云仙来营一叙。或久或暂，听两君之自为谋，决不相强。润帅请云入幕，亦届时商谋可耳。

卷十二

复邓寅阶

咸丰十年六月十四日

寅阶仁兄大人阁下：

顷奉惠书，猥以弟承乏两江，辱蒙奖借，感惭交并！弟菲材薄植。本无远图，加以数年在外，精力极疲，今全局败坏，艰巨忽膺，大惧陨越，诒知己羞。此座前车屡蹶，覆辙相寻，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，箴言日寡，望愈重则责之者多，恕之者少。阁下爱我迥越恒俗，望常以药石之言相绳，弟每日行事，有日记一册，附家报中，阁下如有不谓为然之处，即恳逐条指示，不胜铭感！

复李希庵

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

希庵仁弟亲家大人阁下：

国藩自建德启行，十一日抵祁门县，层岩叠嶂，较之湘乡之云山尚多四倍，泉甘林茂，清幽可喜，每一隘口不过一哨，即可坚守，并无须多兵也。惟宁国府被贼围困，呼吁求救，力尚不能往援，殊深歉仄！此间军事，其大者已将折稿抄达尊处，小者本无足录。承索取日记，其中琐事太多，间有臧否人物之处，未便抄呈。人树、梅村二函附呈。渠二人皆有公牍私缄至敝处。梅村牍言：往助季翁，当即批准人树牍言，在籍修堡，当批驳，仍请

其来营也。渠在敝处，则于尊处及各处皆能通气，不必一一亲笔缄致。求阁下再为我缄催。或心牧已痊，即请归侍南陔，俾人树得以出济时艰，亦属两全之道。尚祈卓裁！安庆新营太多，惧不足以当长风巨浪。望阁下常往察看，与舍弟熟筹预计！

复胡宫保

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

润之宫保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接两缄，并渭春方伯、文若司马等件，敬悉一切！季公之事，已具缄奉复。兹将折稿抄呈。一、二日即可拜发。淮盐之五利、三虑，诚为切当！惟陆师仅二千人，则嫌其太少。侍初六日复缄，谓须陆兵三千人，亦尚太少。三河尖为群捻出没之区，大约陆师须五千劲旅，得一名将统之，庶臻稳固。该处陆兵能站得住，则不特盐利可兴，且鄂之北防亦坚而永，无捻患矣。五利中，惟第三条似不甚确，所指额引，在盛世尚不能销售如额，况兵燹十年，巨商裹足，仅恃零商小贩，又兼陆运数百里之远，安能行至九十余万引之多？侍办浙盐，行之江西，人人乐从，仅陆运玉山八十里，行之五年，至今尚未满十万引。文若兄原议到楚，淮盐尚有五十余万引，以鄙见策之，到楚不过数万引耳。如原议，则为利甚巨，如鄙见，则为利甚微。应请卓断！然为利虽微，而此事要不可不办。侍既有办淮、扬水师之奏，则造船于淮安，与造船于三河尖，上下一也。公既有设北路防兵之议，则设防于商固与设防于三河尖，远近一也。应请以侍认办水师，而公认办陆师，两军成后，先办官运之盐。如果有利可图，则商贩或亦源源而至。若其无利，商贩不至，则水师以卫淮、扬两郡，陆师以防鄂之第四路，本不为盐厘而设，亦无损也。

致邵位西

咸丰十年六月十八日

位西仁兄大人阁下：

孙省斋观察来敝处，略询近状，惊悉伯母大人锦堂弃养，哀愕曷胜！阁下至性纯笃，又值乱离之际，举目怆怀，膺兹大故，尤虞哀毁过情，或损生理，驰系无量！国藩于四月杪奉承乏两江之命，菲材疏浅，大惧陨越，诒知己羞！敝部万人围攻安庆，关系淮南之全局，即规复金陵之张本，未敢轻率撤退，留舍弟在彼统之，而另调鄂兵万人，率以南渡，已于十一日驰抵祁门县，暂联徽、宁二郡之声援，而保江右东北之门户。仍派人回湘调募二万人，悉赴皖南，俟秋间取齐，拟分三路进兵：北路由池州以规芜湖，中路由宁国以规东坝，南路先赴广德，或由湖州以趋太湖之东，或出宜兴并趋湖西。届时再行商酌办理。

惟幕府一二贤者，均已散布他处，分治一方，欲得高手代为草奏，殊难其选。不揣鄙薄，欲屈老兄枉过，其大者匡拂咎愆，余枝则代作章奏，内外交益，冀幸何极！

复李次青

咸丰十年六月十九日

次青仁弟大人阁下：

彭大寿为各营领袖，而不能遽归尊处。纵不北走胡，南走越，亦虑吴、楚之急遮剧孟也。此公在外多年，阅历深透，颇近于滑。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，则风气易于淳正。彭公若尚未归，祈另择一诚实不佻者以为领袖，藉资表率。以楚产之良，谓乏朴实头地之品，殆不其然！特物色未至耳。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，二百

年来所费何可胜计！今大难之起，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，实以官气太重，心窍太多，离朴散淳，真意荡然。湘勇之兴，凡官气重、心窍多者，在所必斥。历岁稍久，亦未免沾染习气，望阁下以为首图，而切戒之。幼丹复信，坚卧不起求阁下再行专臧强之，请其专顾信州之防，而筹尊军之饷。渠若不出，则阁下太苦。彭鸿轩近在于潜败挫，该军若不归并左右，断不得力，似当撤散而另招之。

复胡宫保

咸丰十年六月二十日申刻

润之宫保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郑阳和率五老营于十六日到祁，宋国永率四新营于十七日到祁。鲍镇久无来信，敬求尊处为我飞催，此间又隔一层也。

昨日专请邵位西来办奏疏，待其到日，乃可放少荃东行。刑名幕则必求阁下惠荐，亦不必求上等之选，取公中驷即当敝处之上驷矣。敝处留左折虽后到京数日，计可邀俞允。皖南三路虽未必悉精，而两路已可恃矣。

淮盐之事，终须行之。侍在淮、扬，美其名曰“课归场灶”，实则以水师设卡抽厘也。公在三河尖，美其名曰“淮盐行楚，复旧引地”。实则以陆师设卡抽厘也。淮之水，公饮其源，我饮其尾，而中间袁翁、豫抚等获利益者颇多，俟怀、桐克复后，终当力图此事，或及此时预谋之。伏候卓裁。

复李筱泉

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四日

筱泉年兄阁下：

牙厘事件，公牍所陈十四条，经黼堂兄与阁下推究，至为妥善！

间有一二未叶，业经批明。往于道光十九年，在汉口长沙会馆，见抽船厘收者，出者皆卖买微贱之人，坦然交易，无诈无虞。今虽以官抽济饷，仍须带几分卖买交易气象，不宜多涉官气，牙帖尤卖买场中鄙琐之事，尤不可经衙门人手。“减冗员，裁浮费”二语，似迂而关系极巨！批中所谓坐支者少，即去浮费也。闽中厘源为数无几，前在建昌时，已深知之。

复张筱浦中丞

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五夜

筱浦老前辈大人阁下：

余杭复失，浙江危急！宁国日棘！不特大局愈坏，即国藩之私计亦更无从下手，曷胜忧愤！来示嘱侍军由黟而石，而太，步步为营。鄙见如此办法，实与宁国无干，断不足解宁郡之围。必不得已，则不如仍遵阁下前缄之计，前此三奉惠缄，飭敝军代守徽郡，台驾亲往援宁等语，请即调尊麾全部迅援宁国，大纛今日启行，敝部次日即入徽城不敢爽约。闻养素言，徽郡城楼櫓不完，守具不备。应须若干人始敷守御？求指示。

国藩戊午再出，谕旨飭统萧、张二军，去秋概调赴他省，阁下所知也。去冬勉凑万人，依傍鄂省各军。今又留攻安庆，亦阁下所知也。目下所带霆营六千人内，三千四百系多年老勇；其二千六百则系今夏新招，未曾见仗；其朱镇等之四千人，老勇一千三百，新招二千七百。故鲍镇未来，朱镇未痊，万不可以言战，实属自知甚明，自度甚审。若自揣兵力可恃，岂有不愿出仗之理？岂有不肯赴援之理？故自五月初三以后，四次具奏，皆言驻扎祁门，以待新军之至。此中空虚之苦情虽未尽形诸奏牍，已托养素告诸左右矣。倘不自量其虚弱，或蹈萧翰庆、彭斯举之覆辙，则新军虽至，无所附丽，亦有心人所不愿出此也。

復郭意城

咸豐十年六月二十六日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：

長公云仙親家，比已抵家否？所懷本多不適，又值盛夏南風，沿途阻滯，知彌愴恨也！長公辦事，與鄙人昔年之鹵莽而耕，滅裂而耘約略相同。其橫被口語，几難自明也亦同。聖主之若有意若無意也又同。已寓書霞仙，邀長公至鄉逍遙散遣。秋冬再謀東來會合。想尊意亦謂然矣！

協防江西之兵，承已招募五千人，甚好！甚好！萬不可撤！請酌量兵力將材，若宜於南路，則令防守南贛一帶，宜於北路，則令助剿徽、寧一帶。聞老湘營陸續已到，袁州、凱章亦將次抵袁。右坪中丞因仁化、樂昌之失，吉贛震動，咨請截留凱章暫駐袁州。此間寧國危在旦夕，于潛、昌化之賊逼近杭州，日盼春霆、凱章二人前來，望眼欲穿，豈宜更被截停？而吉安膏腴，湖南、江西二省所必守之區，又不敢竟催凱軍來皖。如扶醉漢，如坐破舟，焦灼萬狀！求閣下商之顓帥、季帥，如吉安危急，自不得不留凱章暫顧南路，否則或以來示之五千人者防南，或另籌一支防南，總求早令凱章得達皖境，維持大局，至要！至感！

復胡宮保

手教并批牒二冊，不特當世無兩，亦恐為百年以來所僅見！即如昨者霍山張組一稟，國藩亦嘆其賢，然不過以一語批准而已。今讀大咨，錄批聲聲打人心坎，不獨激發張令之志氣，亦可免他人之蹂踐。此公家之至寶，宇宙之至文也！

寧國圍困日甚，余杭失守，賊踪去浙省不過百里。徽帥與浙帥

皆望极生怨，微色发声，行且弹射丛集矣！拟守条侯之法，以梁委吴，未审果有当于事理否？敬求详明指示！当四月初定大计之时，已知必有此众怨交集之日。今临事而不能无所摇惑，尚祈训定！

复杨厚庵

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

厚庵仁弟大人阁下：

安庆共定合围之议，桐城、枞阳俱有防军，青草壩又有游兵，安庆本属万无一失。经卓见裁定，自无疑义！惟对岸须扎千人，断乡官之接济，东流周游击一营，应请阁下札调，即赴下游，驻安庆之对岸。尚欠一营，目下无可调拨，且俟八、九月湘中新军到后再酌。如孤营不宜先往，或东流周军暂且缓调，听候鸿裁！吴、李二镇，业经起旋下驶否？银两、火药想早经阁下交妥。至今未据报起程日期，殊不可解！请阁下与雪琴严密防范，民船与坐船太多，最易误事。请阁下与雪琴认真清厘一次，所有家眷各船，或送回长沙，或概送十八号、汉口等处。民船坐船。愈少愈好，免致临小事而仓皇失措也。

致李黼堂

咸丰十年七月一日

黼堂尊兄、筱泉年兄大人阁下：

牙厘各务，仰蒙擘画周详，综理密微，曷胜佩仰！此事究系倡始于生意场中，故鄙意注重于“除官气，裁浮费”二语。顷意城寄函润帅，亦以二君子专驻省垣，恐耳目不能周遍，劝令参用绅士，互相查察。国藩于江西绅士熟识无多，闻见亦不甚广，即于湖南绅士亦不似润帅之博采广询，左右逢源，仍求阁下就近悉心搜罗，或函商

意城，于湖南厘卡最得力之员借用一、二人，将来即可保作江西之官。如尚未在厘局当差者，亦可仿湖北之例，楚材晋用。但当礼、罗、江西贤绅兼进并收，不宜过示偏重，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感。其自湘来者，先给薪水，优加礼貌，不必遽授以事。收之欲其广，用之欲其慎，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，多条理而少大言，本此四者以衡人，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！务祈及时罗致！鄙人亦当帮同采访。樟树、三江口等处，筱泉可亲往经理一番否？诸维心照。

复陈作梅

咸丰十年七月初二日

作梅仁弟大人阁下：

得惠书敬悉一切！此间有要事，欲请阁下南渡，筹商大计。少荃八月当还江西，九月即为淮、扬之行。敝处无人可与深语。阁下能不再赴湖南，即来徽、宁为妙！否则必为益阳之行，请以四十日为期，中秋前决望枉驾！

皖南各军，募本地人颇多，安定民心，抚慰军心，非阁下不能细意熨贴，千万速来相助！若非绝大关系，亦不以相强耳！

见示各条，鄙见亦差幸相同。前五月十七日折中，兴办宁国水师，即是注重芜湖、东坝，不知阁下曾见奏稿否？至于宗法盛行，可办族团。国藩在湖南时，曾刻有族团章程，实远胜于乡团。然亦须朴实明断。如阁下者数人，董率而纲纪之，乃克有济，幸佑助焉！即请台安。

复郭意城

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

意城仁弟亲家大人阁下：

厘金必广求人才参错布置，庶期改观，正与鄙意相合。三日前

作书抵二李，即持此议，并嘱其函致阁下，索取夹袋中人才，仿鄂中办厘之法，极楚材晋用之妙，并言取人之法，须有操守而无官气，多条理而少大言。斯于办厘之道思过半矣，云云。不知二李即函商阁下否？皖南州县中须换之人甚多，若能物色循吏，远以见饷，则造福于皖者多矣！军兴太久，地方糜烂，鄙意一面治军剿贼，一面择吏安民，二者断不可偏重。择吏之道，亦不外乎“有操守而无官气，多条理而少大言”二语，卓见以为何如？

复黄南坡

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

南坡仁兄大人阁下：

接奉惠缄，仰蒙顾全大局，廛注鄙人，无微不至！国藩才力绵薄，谬膺艰巨，大惧陨越，治良友羞。阁下轸念时艰，许于桑梓之邦，代筹两江之饷。已照意城所拟札稿，办牍寄南。时翁系湖南之官，阁下系两江之员，共筹此举，名实亦尚相副。俟会议就绪，两君子公牍到日，再行奏明办理。

皖南群盗如毛，实为规取金陵、苏、常者所必争之地。张周部兵三万余人，锢习已深，不可爬梳。若能将此间经理妥贴，明年当为准、扬之行。阁下久宦苏省，犀鉴澄澈，如地利之要害、官绅之贤否、盐务之积弊，务祈逐时记忆，开录寄示，千万勿吝！诸惟心照。

致邵位西

咸丰十年七月初四日

位西仁兄大人阁下：

前寄呈一函，恭唁孝履！不知何日可达？国藩自抵祁门已逾

廿日，所部万人中，惟四千七百人系久战之士，余皆新募之卒，未曾见仗。江水盛涨封峡，舟不得行。鲍镇军登舟逾月，至今无抵鄂消息。张凯章观察一军又为江抚咨留袁州，此间宁国望援极切，不克分拨一旅，就近拯救，实深歉仄！时事弥艰，责望弥重，精力弥惫，友助弥寡！幕中诸友，分散各处，各羁职守，不能还聚。特专弁二人，奉迓敬求，不我遐弃，翩然西来，为我经理奏疏事件。俾弟得以全力综核营务，兼筹饷项，不至陨越诒讥，亦故人夙所期于不肖者也！

与李黼堂

咸丰十年七月初四日

再，在军各员，近来积弊尤多。愚诈迭出，颇滋隐忧！古人有言，骿髀之处，非斤则斧。将来恐不能不一施猛剂，容当与毓帅妥商会办。难端须自此间发之，不必自省发也。

毓帅署中全无护卫之兵，如六年冬抚署拥闹，实属不成事体。似可于抚协三营中，挑选百余人，仿吴颢斋中丞在湖南之例，即令在抚署日日操练。外示练兵之名，暗资防患之实。其兵除本营关饷外，中丞每月增饷若干。此外又常赏酒食、裁料之类，计每月多费二百余金。抚署无此闲款，可由厘局按月致送，将来总可融销。阁下与筱泉商定后，可密禀右帅酌夺。

与胡宫保

咸丰十年七月初五日午正

普军日内大有奇文，想已渐达尊听。侍佯为不知，徐观其变，目下不能调营赴安庆之对岸也，此外别无可调之营。待鲍、张到后再酌。季公军营人才毕集，皖南实大有为之地。将来必有